# 情色金庸

起风了，夜色中的大海掀起了山峰一般的浪，船晃动起来了，哗哗的剧响和那呼啸的风杂和成一种令人害怕的

森森的冥音。漆黑一片，其实什么也看不见，黑暗和那些凄厉的声响主宰了这茫茫的西去的路，还有那无尽的思切。

小昭死死地抓住船舷，任凭风夹带着冰冷的水倾注在自己的身上，她不为所动，就那么遥遥地把目光和自己的

心碎投在这茫茫的黑暗中。衣服都湿透了，贴在身上，身体是畏惧寒冷的，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从来没这样地被寒

冷侵扰过，心是冷的，原来离别是那么不能承受。

为什么要离别？和自己最爱的男人离别？那俊朗的身影似乎就挂在茫茫的天幕，他应该也是心碎的吧？

黛绮丝站在船舱的门口，心疼地看着小昭凄楚的背影。她知道，这个坎，得小昭自己迈过去，谁也没法帮她。

她才十五岁，还是个孩子，她能迈过去么？她应该可以的，为了自己心爱的人，她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虽然她只

有十五岁，但她经历的已经不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能想象的了。这一切都是为了……

黛绮丝的心感到一阵绞痛，她尽力回避着这念头，不过没法回避，就是为了自己，自己的自私，自己的欲念，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罪让女儿来承担？你不配做一个妈妈，她那么小，已经为了你做了很多，她那么小，已经知道为

别人做很多。

一种冲动在黛绮丝的胸中激荡起来。

天放晴了，海变得温柔了，海天一碧的爽朗，还有随着船身飞舞的海鸥的旖旎。所有的人都来到甲板上享受这

和煦的阳光，这美。

黛绮丝不能出去。小昭病倒了，她在发烧，明丽的小脸很红，嘴唇是干裂的，她痉挛着，她在承受着这无尽的

痛苦。

黛绮丝坐在床上，把小昭的头放在胸前，搂着她，自己只能做这些了，更多的不是现在去做，自己是小昭的妈

妈，自己已经自私了很久了，妈妈应该甘心为自己的孩子付出所有的一切，就准备那么做，要让小昭幸福，让她回

到中土去，和她心爱的人在一起！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处置黛绮丝这叛教的逆贼？」常胜王蹲在旗舰议事堂那大长桌子边上的凳子

上，这就使他本来矮小的身子显得比其他坐着的宝树王们高了一些。

「是啊！」常胜王旁边的掌火王也不平地喊着，他本就魁梧、声如洪钟，这一喊，人人都震的耳朵发痒，「圣

女失贞，就是对明王的背叛，我们明王的仆人就应该替明王执行法度！」

大圣王环视了一下在坐的各位宝树王，除了智慧王和轻易不动声色的正直王，其余的大都忿忿不平。

「黛绮丝失贞这…」大圣王的话刚开口，各人都明显地感到船身的剧烈震动，随即听到一声沉闷的声响，人人

的脸色都变了，接着，震动持续着，声响变得剧烈了！

「爆炸了！」智慧王尖叫起来……

小艇在暗夜中飘荡着，船队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方向了，和船队已经彻底失去了联络了，常胜王奋起全部的内力

发出的呼喊也没有回音。

「都是你这臭猪！」掌火王伸出扑扇一般的巨掌狠狠地打在黛绮丝的脸上。

黛绮丝的头猛烈地甩到一旁，脑袋一阵眩晕。但她没有叫出来，内心的悔恨在撕裂她的肌肤，为什么就不能沉

着一点？再悔恨也来不及了，自己不但没有解救小昭，现在还连累她也在这充满了危险的大海上漂泊了。

黛绮丝勉强坐直了身子，脸上火辣辣的，手腕被粗糙的绳索勒得生疼，还有肋下那化解了自己内力的被常胜王

的寒冰锥击中的地方一个劲地抽搐，她狠狠地盯着掌火王。一起上了这小艇的还有常胜王、智慧王和风云三使中的

流云使。

「你看什么看！」掌火王的第二记耳光使黛绮丝又一阵眩晕，嘴里咸咸的，流出了比唾液粘稠的血，下颚骨噶

嘣了一声，一阵疼，牙齿似乎也松动了，黛绮丝想忍住，但还是轻轻地痛哼了出来。

「你他妈的还看！我让你看！让你看！」掌火王愤怒地站起来，使劲地踢黛绮丝的肚子……

「别打了！船要翻了！」流云使惊恐地抓住小艇的船舷。狂躁的掌火王才停下来，啐了一口吐沫，看到黛绮丝

那明艳的瓜子脸红肿了起来，自己的掌痕清晰可辩，她张着嘴艰难地干呕着，咳嗽着，贪婪地吸气，嘴唇扭曲着，

脸上的肌肉也由于疼痛而弹跳着，她的身子佝偻着，腿蜷缩在胸前，抽搐着，那浑圆的屁股格外地突出，掌火王使

劲地咽了口唾沫，感到自己体内有一种奇特的快感在升腾，这欲念使全身的肌肉一阵紧张，脑袋又发热了。

＊＊＊＊＊＊＊＊＊＊＊＊

「你想干吗？」妻凑到了旁边，她看起来挺生气的。

「事就发展到这了，你说，要是谁把你拖到一个前途未卜的境地里，你不恨他？不打他？」

「得打！不过你怎么看起来那么兴奋？」

「武侠么？总是打才是高潮么。」

「你是写武侠么？」我一时无言对答，一个劲地「啊」。我是挺兴奋的，其实我这辈子就没怎么打过谁，打到

流血就更甭提了，不过想到打谁，我就兴奋，尤其是打到流血，我尻，那是什么滋味的？

「你就是变态！」妻哼了一声，甩搭着胳膊去卫生间了。我就思想上变态了！

你能把我怎么着？故事还得照旧地编吗。

＊＊＊＊＊＊＊＊＊＊＊＊

黛绮丝感到五脏六腑都翻涌了起来，她知道除了胃液和口水，其实不会吐出什么来，可身体的反应是不能抵抗

的，吐的时候，牵动了下颚骨的伤痛，冷汗一下子就从额头涌了出来。想到了死，自己会被这样打死么？有这个可

能！

黛绮丝看到小昭那憔悴的小脸，昏迷中那痛苦的表情，不行！我不能死！我要用自己的一切来保护小昭，小昭

你是妈的心头肉啊！身子不由自主地弹跳了一下，接着从尾骨和肛门处传来的纠缠的、扭曲的、撕心裂肺的剧痛使

思维暗淡了，剩下的就是钻心的疼。

掌火王狂野地大笑起来，那蜷缩的身体瞬间就打开了，身子成了一个反弓型，她那耸翘的乳房呈现在视线里，

她脸上的表情夸张地舒展着，还有那听起来无比美妙的惨叫，对了，就这样，以后得总用脚尖去踢她那漂亮的屁股，

她的反应让人满足，还有脚尖上残留的那绵软但不失弹性的触觉，虽然脚指头有点疼，那已经不算什么了……

「陆地！陆地！」疲惫不堪的大家由于沉睡而错过了海上美仑美奂的日出。

温暖的阳光抚慰着身体，感到暖意的时候，流云使醒了，飘荡到了什么地方？

不知道，就感到冷，还有饿，还有那无尽的恐惧，对未来死亡的恐惧。

不过在他揉眼睛之后，他看到一个希望，就在茫茫的大海的尽头，视线接触到一条黑色的线，在浩淼的海水掩

映中还不那么真切，使劲地揉眼睛，确认了，那是一片陆地！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迅速地调动了喉头的肌肉，全身

的肌肉，他猛地站起来，用自己最大的声音呼喊出来，心脏似乎要随着这呼喊飞到那陆地去……

都醒了，那就是希望，快绝望的人可能会对生命失去了兴趣，一旦有了希望，那么生存的意志比什么都坚定，

人是不想死的。失望还是喜悦？

智慧王很难形容自己登上土地的感觉，身子还在一个劲地起伏，好象这陆地

也在波动，站都站不住，一头栽倒在海滩上，这样亲吻陆地的感觉，真好！不过智慧王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小岛，

仅仅就是一个方圆不超过十里的小岛。

看起来生存是不会成问题的，小岛的上面有树木，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海鸟在盘踞，有树的地方就有淡水，不过

要回到遥远的家乡就变得遥不可及了。是应该为躲避了马上就要来临的死亡而高兴，还是应该为无法回到家乡而失

望？

智慧王忍不住哇哇地大哭起来。常胜王飞身抓住一个从头顶飞过的不知什么鸟，不管那海鸟凄惨的悲鸣，一口

咬住了鸟脖子，贪婪地吸吮着沁凉的血。开始的时候感到腥，有点不能下咽，不过只能用这个法子来补充水分。

「水，水……」昏迷的小昭模糊地呢喃着。

常胜王愣了一下，小昭那明丽清醇的容颜早就无时无刻不在撩拨着他的心扉，她现在那么的楚楚可怜，那干裂

的嘴唇就使人忍不住要亲吻她。

常胜王没有压抑自己的冲动，他现在太兴奋，以至于神智有些恍惚，顾不得小昭是圣女，是未来的教主，管他

妈的什么教主，什么圣女，到了这个鬼地方，谁知道还能不能回到圣坛？他哆嗦着伏下身子，把自己沾满鲜血的嘴

唇向小昭的唇上吻了下去。

那娇嫩的接触，产生了一阵奇妙的紧张，自己真的吻了这个看着就想跪倒膜拜的圣女了？不过感觉是真切的，

没有比这吻更真切的了，碰到沁凉的液体，那小嘴本能地吸吮起来了，变得湿润，变得……

「你这魔鬼！别碰我的女儿！」黛绮丝声嘶力竭的尖叫真扫兴！

「她是圣洁的圣女，是你们的教主！」常胜王激灵打了一个寒战，燥热的脑袋清醒了，触犯圣女是要被教徒烈

火焚身的！他惊慌地滚开，流云使正在使劲地把小艇拖到海滩上，智慧王还趴在海滩上，他们肯定没看见，对了，

肯定没有，常胜王松了一口气，但正在把黛绮丝按倒在地上的掌火王肯定是看见了，他会怎么办？

他看见掌火王那魁伟的身体骑在黛绮丝的肚子上，耐心地一下一下地扇耳光，一边喘着粗气，他已经把殴打黛

绮丝作为这漂泊中最大的乐趣了。黛绮丝挣扎了几下，身体就瘫软了，她肯定是昏迷了。

「水，水……」身边微弱的声音又响了，小昭的嘴边都是血迹，那娇嫩的小嘴不安地一开一阖，看到有些血丝

的整齐的贝齿，蠕动的香舌，常胜王再也不能忍耐了，他使劲地吸满了海鸟的血，然后压上去，把血和自己的唇给

小昭。

感到小昭的回应，常胜王身体不由自主地战栗起来，他甩开已经死掉的海鸟，把手伸向小昭的胸前，那娇小的

乳房还没有完全发育，不过是那么柔软酥嫩……脖领子被抓住了，身体被强行扯离小昭了。

常胜王恼火地看着怒不可遏的智慧王，不由感到一阵害怕，他本能地退了一步，「她要喝水！」说话的底气很

不足，是智慧王一贯的威严震慑了他。

「你是臭猪！」智慧王没有过于逼迫常胜王，他知道自己不是常胜王的对手，把向来暴戾的常胜王逼到绝处，

那么后果就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了，他平静地从常胜王的身边走过，伏身抱起小昭，然后向树林深处走去。

小岛上有一座山峰，不高，但草木茂盛，都是不认识的植物，没有毒虫和野兽，就是无数的海鸟，山间果然有

一个泉眼，泉水是甜的，温热的，汇集成小溪，滋润了整个小岛的植物，然后倾泻入海，就在这里终老，也许是个

不错的地方。

智慧王把小昭放在柔软的草地上，然后过去用宽大的叶子到小溪形成的水潭中盛了水，耐心地喂。自己的女儿

也就是这么大了，她是圣女，她那么漂亮，她

比女儿美的多，可她比女儿要不幸的多，智慧王心里升腾着怜爱，他伸手把小昭额前的头发理好，不由叹了一

口气，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风云？

他再捧过水来细心地给小昭把脸上的血迹擦洗干净，指尖传来那娇嫩的触感，使他象被火烫了一样收回了手，

「明王啊，宽恕您的仆人吧……」智慧王很标准地跪倒在旁边的石头上，然后冲着遥远的西方叩拜着，喃喃地述说

着自己的罪，希望得到明王的宽恕，得到明王的力量。

听到小昭那痛苦的呻吟，智慧王愣住了，他不敢去看小昭，要是没有刚才接触产生的罪，他是会把小昭就当作

自己的女儿的，可现在，连看她一眼，也成了亵渎，因为自己的内心不再纯净。

这是一个相对理想的宿营地，就在半山的一个平台旁的石洞里，视野开阔，而且有溪流从不远的地方流过，主

要的通风，而且干燥，整天湿淋淋的，干燥就成了难得的享受。

流云使已经习惯了服从宝树王的吩咐，他从树林中拣拾相对干燥的树枝，从黛绮丝身边走过的时候，不由多看

了一眼，她是他见过的最美的女人，虽然她已经被打得有些鼻青脸肿的了，但依然那么美，她的衣服还湿湿地贴在

丰腴婀娜的身体上，那线条展示着成熟女人那勾魂夺魄的性感，那衣服里面是什么样的奇妙？

流云使感到一阵脸.bbkxw. 跳，连忙回避开目光，被海水浸泡过的肌肤逐渐地恢复着活力，那雪白之中

飘来的一抹红晕，是那么的奇异，是那么的引人遐思，不能再看了，不然就一定会犯下罪。

他看了看也忙活着布置山洞的掌火王，掌火王也正把目光移过来，流云使连忙走开。常胜王从脖子上摘下那通

透的玻璃项坠，调整了一下方位，阳光透过玻璃项坠聚焦在干草和树枝搭成的小堆里，需要耐心地等待……

该死的智慧王！流落到这里了都，该关心的就是生存吧？谁还在乎圣女和教主？那万能的明王在哪里？他能不

能把咱们带回故乡？不能这么想，也许明王正在考验我们的忠诚。「万能的明王，您饶恕您的仆人的罪吧！」

浓郁的烤肉的香味飘过来了，黛绮丝的神智清醒了一些，眼睛已经肿了，睁开的时候都涨涨地疼，火光，火光

下晃动的男人的影子，还有那实在难以抵挡的吃东西的欲望，饿是难受的，她第一眼就看见了火上烧烤的东西，吱

吱地冒出的油脂……

费了一点力气，黛绮丝才弄明白自己的处境，自己被双臂张开地绑在一个用粗糙的树干搭成的十字架上，脚踝

上也绑着，那绳索似乎已经嵌进了肉里，黛绮丝调理了一下内息，才发现自己的丹田里依然是空空如也，看来自己

多年苦练的内功已经彻底地完蛋了，自己现在就是砧板上待宰的羔羊了。

常胜王和掌火王赤裸着上身坐在火堆的旁边，他们正吃得津津有味，不停地吧嗒着嘴。流云使正在洗剥一个海

鸟。智慧王呢？我的小昭呢？就算还有一口气也要保护我的小昭。

「昭，小昭！你在哪里？」黛绮丝失声喊了出来，这一刻，她完全失去了紫衫龙王的镇定，她惶恐不安。

智慧王费了半天劲搭成了这个窝棚，晚上的风变得很凉，他还是把自己身上的长袍盖在小昭的身上，他让小昭

尽量地靠近火堆，自己坐在凉风袭来的方向上，可以高兴的是，吃了不知名的液果之后，小昭似乎好了很多，她的

嘴唇开始湿润了，也不象原来那么烧了，下午，她还睁开眼睛了。

「你是谁？」小昭睁开眼睛，还是昏沉沉地，不过已经确切地看清楚眼前瑟瑟发抖的男人了，想坐起来，实在

是力不从心，她觉得自己的嗓子哑得厉害，喉

头似乎塞着什么东西。

这男人是谁，多么希望自己睁开眼睛看见的是思念的张无忌，不过眼前的是一个瘦骨嶙峋、高鼻深目的西方老

头，他可能不象看起来那么老，是那蓬松的红胡子使他没法分辨年岁，不过肯定不年轻了，他脸上已经有了皱纹，

他没有恶意，他的目光是和善的，还有那真诚的欢喜。

「教主，您醒了！我是您的仆人，智慧王。」这提醒了小昭，把她从甜蜜的梦境中彻底地拉回到无情的现实中

来了，她彻底明白自己已经离开了张无忌，而是在回归西方的路上了。

她痛苦地合上眼睛，他现在怎么样了？他是不是已经回到了中土？他还会思念自己么？也许不会了，他有了周

姑娘、赵姑娘、殷姑娘，自己仅仅是他的使女，他是轰动天下的英雄豪杰，他不应该再思念自己了。

「想吃么？」常胜王站起来，拿着一个烤得有点焦的鸟腿，向黛绮丝走过来。

嗓子眼里似乎有一只手要伸过去把那个散发着香味的鸟腿抓过来，塞进自己的肚子里，如果有水就好了，不光

是饿，还有那火烧火燎的干渴，黛绮丝使劲地咽唾沫，口腔和食道都沙沙地。

「不让你说话的时候你叫唤个没完，问你话了又闭嘴了，你他妈的倔给谁看呢？」常胜王暴怒了，但他的脸上

还带着阴险的微笑。那钩子一般的手伸过来，距离很短，但他故意把速度放的很慢，目标是自己的身体，黛绮丝突

然有了一阵寒意，担心生存，担心女儿，几乎忘了自己是个女人，是个能让男人垂涎三尺的女人，忘了男人在解决

了生存和温饱之后，总要想女人，凌辱是不能避免的了。

凌辱！想到这个字眼，黛绮丝的心攥成了一个疙瘩，他们把小昭怎么样了？

「把我的小昭还给我！」黛绮丝声嘶力竭地喊着，她拼命地挣扎着，眼睛里在冒火。

常胜王的手准确地落在黛绮丝的胸前，他使劲地在那耸挺酥嫩的乳房的根部扭了一把。黛绮丝疼得一哆嗦，尽

力地忍住。

常胜王的脸一下子涨的通红，他使劲地吸了一口气，「果然是个好女人呢。」

他摊开手，贪婪地握住黛绮丝的乳房，来回地揉搓着，呼吸急促起来。

旁边的掌火王放声狂笑起来，看到黛绮丝那屈辱的表情，就好象是自己在折磨她，掌火王觉得就这么旁观也足

够的刺激了。

「把小昭还给我！」黛绮丝忍耐着屈辱，自己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要紧的是小昭。

常胜王愣了一下，慢慢地收回手，饶有兴致地看着黛绮丝，「她病得快要死了，活人还照顾不过来呢，我们没

工夫去管她。」

黛绮丝觉得眼前一黑，那牵挂化做了大颗大颗的泪水，「求求你们，把小昭救活吧？别丢下她不管。」

「不愧是妈妈，啊？」常胜王伸手捏住黛绮丝的下颌，使劲地揉搓着，眼里放射着淫秽的欲望。

黛绮丝想抗拒，马上就打消了那个念头，她顺从着常胜王的猥亵，忍耐着，「救救她，要我怎么样都可以！」

现在还有什么比小昭的生命更重要的？眼泪止不住地滚落下来，她用目光哀求着，小昭，妈妈就要被这些魔鬼凌辱

了，你别恨妈妈，妈妈是没有办法呀！妈妈不能看着你就那么死去。

「是么？」的手指离开了下颌，滑向了嘴唇。黛绮丝的嘴唇颤抖着，「只要能救她，我怎样都无所谓的。」

黛绮丝突然平静下来了，为自己的不再自私而高兴，原来下定决心之后就可以释然地对待这些了，能感到那手

指正玩弄着自己的嘴唇，而且有伸进来的企图，她张开口，含住那手指，轻轻地吸吮着那油滋滋的手指，并且把舌

头卷成一个环，

套住，香甜的油脂激起了强烈的食欲，肚子也不争气地呱呱叫了，不光是在诱惑他，还要把他手指上的油脂都

舔干净！

「你去！把丢在海滩上的小昭弄回来。」掌火王伸手推了流云使一把，并给了他一个威胁的眼神。流云使正被

眼前旖旎的场景弄得情欲大动，被掌火王推得这一下激出了一身冷汗，他茫然地看着掌火王。

「快去啊！」掌火王瞪着流云使，「就在海滩上。」

黛绮丝本来是老道江湖，但现在关心则乱，听到他们肯把病重抛弃在海滩的小昭接回来，已经被喜悦迷惑了，

忘记了关注掌火王那奇怪的表情。

常胜王狂笑着，那笑声想夜枭的鸣叫，一种森森的鬼气，他伸手解开黛绮丝手腕的绳索，然后顺着黛绮丝的胳

膊摸索着，把嘴唇贴到黛绮丝的唇上，身体慢慢地挤蹭着黛绮丝的身体，感受着那绵软中的弹性。

黛绮丝忍耐着，现在是明码标价地交换，用自己的身体来交换小昭的生命，直接，但残酷，没有别的选择。她

张开嘴，让他品尝了自己的上唇和下唇，然后把他那短粗的舌头伸进自己的嘴里，那嘴也是油腻腻的，不管那味道

和恶心了。

手臂被捆的时间太长了，麻木了，在那不怎么温存的抚摸下，血液渐渐地流通了，一种麻痒从指尖开始传导…

…

「饿么？」常胜王离开了黛绮丝的身体，坐到掌火王的身边。

黛绮丝一边蹲下身子解开脚踝上的绳索，一边点头，她坐下，伸手揉着生疼的脚踝，抬头看了看常胜王和掌火

王，目光聚焦在已经烤熟的鸟肉上。

「把衣服脱了。」掌火王把一个穿着鸟肉的树枝伸过来，本就通红的脸，似乎肿胀着，眼睛似乎要从眼眶里突

出来了。看到黛绮丝伸手抓树枝，他飞快地缩回去，狂笑着，「听话，把衣服脱了就给你吃！」

黛绮丝咬了咬嘴唇，既然已经决定了，就必须承受任何的凌辱，没有什么苦难是人类不能克服的。她伸手整理

了一下披散的头发，得洗一洗了，那头发粘得用手梳理的时候都涩手，一股海水的腥味，一向喜欢清洁的黛绮丝现

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不过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舒服，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想背转过身去，既然凌辱是不能避免的，

那么就让一切尽快地结束吧。

她打消了转过身子的念头，站了起来，就那么大方地在常胜王和掌火王炙热的目光中迅速地解开衣服，脱下去

……一阵凉风从洞口吹进来，拂过赤裸的肌肤，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黛绮丝伸手搓了搓发紧的肌肤，平静地看

了看两个魔鬼，然后到一旁的一块相对平整的大石上躺下。

很久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从韩千叶去世以后就不再留意了，想来是练武和修炼内功的缘故，三十四岁的身

体还是保持了光洁和弹性，虽然腰身不再象少女时那么纤柔、细软，有了一些积存的脂肪，小腹也微微地隆起了，

那是岁月的痕迹，不能更改的生理，但乳房还骄傲的耸立着，还有充满活力的四肢。嗨，再美丽又有什么用，就是

送到魔鬼嘴边的美味。

黛绮丝合上眼睛，把头歪到一边，微微地张开双腿，风吹过阴部，拂动了阴毛，一种奇异的痒，好久没有被男

人碰过了，不知道能不能应付魔鬼的折磨？其实男人不象那些少女想象的那么可怕，在成熟的女人面前，他们多半

是无能的。

「来吧。」黛绮丝淡淡地说。本来要好好地折辱黛绮丝的，可是在这近乎完美的身体面前，就是久经战阵的常

胜王和掌火王也不自觉地不能克制那燃烧的欲火了，象两条见了血的恶狼猛扑了上去……

黛绮丝痛哼了出来，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前奏，她的腿被掌火王掰开了，一根

粗大滚烫的家伙顶在了阴唇上，由于还没有湿润，这第一次的侵犯没有成功，可能是过于急切，掌火王也疼得

直吸气，他用手扶住那儿臂一般的巨型阴茎，使劲地搓了几下，另一只手就粗暴地扒开黛绮丝的阴唇，并且用粗糙

的手指找到了阴道口。

看到掌火王那巨型阴茎，黛绮丝不由倒吸一口冷气，马上放松了身体，抗拒的话，肯定会被弄伤，掌火王的眼

里跳跃着野兽一般的贪婪，不达到目的，他是不会罢休的，但这身体能不能承受？黛绮丝自己也没有了底数，韩千

叶是那么的温柔，而且也的确没有如此的凶悍。

惊慌中感到自己的手腕被握住了，「乖乖，来，给我弄。」黛绮丝感到手指碰到一个细长的东西，已经勃起了，

但不怎么硬。她侧脸看了看已经一丝不挂的常胜王，他的手使劲地抓住了自己的乳房，揉得有点疼，只要伸手攥住

那细长的阴茎，旋转着前后撸动起来，看见常胜王的脸扭曲成一个奇怪的样子，恶心！……

「喔！」黛绮丝感到阴道被撑到了一个不熟悉的规模，那滚烫坚硬的巨型龟头已经进入了，还没来得及湿润，

生生地蹭着，娇嫩的阴道口产生了尖锐的锐痛，忍不住全身的既然都抽搐了一下，不过还必须放松阴道周围的肌肉。

掌火王也一个劲地吸气，不过已经是箭在弦上了，他死死地扣住黛绮丝的腰身，全力以赴地一挺屁股，进去了

一大截，能感到阴茎被收缩的阴道紧紧地包裹住，那些细嫩的肌肉在尽力地排斥着，蜷缩在两旁的白腿顶住了肚子，

身体瞬间僵硬了，她在躲避，那种快感是强烈的，要这么继续下去，掌火王嚎叫着继续冲刺。

常胜王也叫喊了出来，他看到黛绮丝的脸一下子夸张地扩张开了，她的身体挺直了，手里的乳房变得湿滑了，

她在出汗，身体似乎蒙上了一层奇妙的光晕，视觉的冲击已经够强烈的，她握住阴茎的手也一下子抓紧了，攥的酸

疼，不过那快感更强烈了……

还好的是阴道开始分泌了，变得湿滑，调整了一阵呼吸和位置之后，阴道也产生了足够的弹性，不过还是疼，

掌火王的每一次插入都很猛烈，而且越来越深入，身体战栗着，在那滚烫的龟头直接顶在娇嫩的花芯上，黛绮丝感

到了一阵奇妙的酸楚，这酸楚使她不由扭动着腰身，感到酸楚掩盖了疼痛，是和疼痛纠缠在一起了，思维一下子空

洞了，就剩下这诡谲的感觉在弥漫。

口干舌燥，想痛快地喊出来，却又堵在嗓子眼喊不出来，想推开他，但动作又不能坚决，似乎还想要他再用力

一些，耻辱感似乎没有了，饿的感觉也消失了，就剩下身体的反应，在接触中沉醉过去，连常胜王把那充血变得通

红的阴茎强行塞进嘴里，黛绮丝也没有拒绝，她抓住常胜王的腰，一边喘息着，一边吸吮着。

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其实温柔的韩千叶也没有给她带来如此强烈的冲动……

黛绮丝被拽起来，她咽着唾沫，感到晕，腿发软，差点站不住，不过被掌火王拽住了，看到掌火王坐在大石上，

那巨型阴茎在空气中弹跳着，知道是要自己坐上去，也好，这样自己可以采取主动，快一点结束。真的想快一点结

束？

黛绮丝其实也想不清楚，离开阴茎的阴道有一种难受的空虚感，得填补上，她站到大石上，张开腿慢慢地蹲下，

伸手扶着那家伙对准，然后缓缓地坐下去，这个姿势从来没用过，看来不用教，这都是人类最本能的东西。

动了几下之后，就找到了最舒服的节奏，很舒服，但很累，体力似乎要耗尽了。被推了一下，身不由己地倾倒

了，她感到自己的身子被一双有力的手压在掌火王的胸前，掌火王没有迟疑，他开始使劲地挺动腰身，那巨型阴茎

还在迅猛地

挺进，布满虬髯的脸贴在黛绮丝的胸前，挨蹭着，把那勃起的乳头含在嘴里使劲地吸吮。

使黛绮丝惊慌的是常胜王在咬自己的脊背，他的手在张开的臀瓣中间抠挖着，那冰凉的手指直接掀弄着肛门附

近的肉褶，每一次掀弄就会使自己的身体产生不适，又无力抵抗，这个姿势，背后是根本就不设防的，唯一的努力

就是收紧括约肌，可阴道带来的舒适又使肌肉一个劲地酸软下去，惊慌和快感掺杂在一起。

她央告着，可出口的时候就变成了呻吟，虽然极力克制，想必这呻吟就是男人的催情剂，她管不住自己了，只

有随波逐流了，她感到常胜王那灵活的舌头已经通过了尾骨，进入了臀沟，并且开始舔弄起肛门的肉褶了，自己一

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反而感到受到细心舔弄的肛门慢慢地产生了一阵舒适感，慌急和畏惧也慢慢地消失了，那舌

尖向细小的屁眼探索的时候，黛绮丝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茫然失措中体味着这前所未有的接触……

实在是无法忍耐了，常胜王居然把他的阴茎顶了进来，肛门已经被常胜王的手指访问了，他耐心地把自己阴道

里分泌的蜜汁涂到肛门口，并且把手指插进去也使直肠得到湿润，开始是和不舒服的，酸涨而且麻，那冰凉的感觉

也产生了大便的冲动，肚子里一阵翻腾，他很耐心轻柔地按摩着直肠壁，慢慢地产生了舒适感，也渐渐地适应了被

插入异物，不过从内心还是抗拒的。

现在换成了比手指粗大的多的阴茎，那种特别的酸涨就真的变成了撕裂一般的痛楚了，想抗拒的时候，掌火王

就给自己带来酥软，于是常胜王就乘势长驱直入，没法抵抗，似乎很默契。分别插入阴道和肛门的两根阴茎此起彼

伏地运动着，黛绮丝觉得身体被彻底撕裂了，快感和那种木然的戳弄交杂着，渐渐地混杂在一起，五脏六腑都被牵

动了，心跳也根本就无法控制，就要死掉的吧？

黛绮丝觉得自己离死神那狰狞的血盆大口越来越近了，活下去！我还要保护小昭呢，小昭！妈妈的心头肉啊！

你现在怎么样了？黛绮丝瘫软在掌火王的身上，任凭两个魔鬼疯狂的蹂躏着自己的身体，意识渐渐地模糊了，只有

喘息和实在被弄到敏感部位产生的痉挛证明她的生命还在延续着……

清晨的空气格外的清新，浸润着身体的每一个毛孔，一层鸡皮疙瘩之后就是舒适的感觉。智慧王坐起来，看着

还在沉睡的小昭那朝露芙蓉一般明艳的小脸，不由叹息，她那么美好，可她不快乐，连在梦中那好看的眉毛也紧皱

着，她并不愿意回到圣坛去，看来也不愿意做神教的教主。

十五岁，如花的年纪，自己的女儿已经在说亲家了，她不能，她是圣女，难道一个花季的女孩子就应该把自己

献给这不知道在哪里的明王么？何况她根本就不愿意。智慧王的内心里对神教的忠诚与对一个如此美好的少女的同

情激烈地交战着，从一个明王的仆人的角度，应该维护明王的尊严，圣火必须延续，从一个父亲和男人的角度，她

应该幸福。

「你别走！」小昭的手突然抓住了智慧王的胳膊，身体弹了起来。智慧王连忙扶住，让她靠在自己的怀里，心

跳不由加速，他尽力克制着吻下去的欲望，这冲动使他震撼，他知道，自己的内心已经把她看成是一个美好的女孩

子了，而不是明王的俗世代言，这怎么可以？！不过体会着那轻软的身体的依靠，是那么的美好。

小昭的眼睛睁开了，一阵喜悦之后是无尽的失望，她无力地挣动了一下，目光空洞地投向远方。远方什么也没

有，碧蓝碧蓝的海，无边无际地延伸到天际，她是在看天际那一边的世界，那一边的人。

智慧王突然感到一阵没法抵挡的火焰在自己的身体里曼延、燃烧，是妒忌，他知道她喜悦什么和失望什么，她

的喜悦没有自己，而失望是自己带来的，自己的确是嫉妒得要发疯了，如果她能用喜悦的目光迎接自己，那么就是

死亡也不会有任何可怕，对，智慧王对此毫不怀疑。

黛绮丝的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她努力地想把胳膊收回来，不过手腕被掌火王使劲地抓住了。看见骑在自己肚

子上的常胜王由于兴奋而扭曲的脸，黛绮丝感到了恐惧，不知道他们要怎样地对待自己。

常胜王被黛绮丝脸上痛苦的表情刺激得性欲勃发，他伏下身子，用舌头舔着刚刚被拔光了腋毛的腋窝，那里的

渗出了血滴，就吸吮起来。撕心裂肺的锐痛掺杂着瘙痒，黛绮丝觉得自己快要坚持不住了，看到满嘴鲜血的常胜王

把手又伸向右边的腋窝时，黛绮丝忍不住哀求起来，「不要，不要，求求你，啊！」对自己的哀求是无动于衷的，

身体被又一阵无法抵抗的剧痛牵引得弹跳着，不过无法摆脱。

黛绮丝大口地喘息着，活下去！一定要忍耐！小昭还需要自己的保护……

黛绮丝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腋窝和阴部一阵火烧火燎地干疼，汗水一下子就从全身的每一个毛孔中溢

出来，自己又被绑在十字架上了，屈辱地跪着，膝盖被坚硬的石头格得生疼，上身无力地前倾着，汗湿的头发垂在

脸前，除了疼，还有无法忍受的干渴，嗓子里似乎在冒烟。

她贪婪地吸着气，呼吸到沁凉湿润的空气，感觉好了一点，感到一双充满欲念的眼睛正窥视着自己的裸体，是

流云使，唯一还没有对自己进行暴虐的男人，从眼神里看的出来，他也想那么干，他在犹豫什么？

那目光中还有一丝胆怯，自己的阴部红肿着，阴毛被生生撕扯掉的肌肤有一层小疱，有的还在出血，真疼啊！

现在还钻心刺骨，稍稍把腿张开一些，风从腿间吹过，稍微感到了一点舒适。黛绮丝费劲地抬起头，晃了一下头，

把自己的脸从纷乱的头发中展现出来。

她看着正在用匕首切割木头，并尽力回避自己目光的流云使，「给我一点水喝，好么？」嗓子沙哑得自己都听

不出是自己的声音了。

流云使怔了一下，然后走出了山洞。他始终在躲避自己的目光，他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面对女人还感到羞涩，

不完全是羞涩，他看自己的目光很怪，是不是可以利用的？黛绮丝决定试探一下。

流云使用一个刚做好的木桶装回了一桶水，这木桶是他做的，他的手很巧。

「你喝。」如此的接近，流云使感到一阵心慌意乱，他觉得这个女人很美，也很可怜，她值得同情，仅仅是同

情？他也想占有这看起来还那么美的身体，但觉得那对这个女人太残酷了，她的身体已经被虐待成这个样子了。

黛绮丝看了看微微发抖的流云使，尽力地低头，仍然不能喝到，那木桶并不太结实，清澈甘甜的水正在流逝。

流云使觉得这样让一个人象牲口一样喝水，的确是不好的，不过又不敢违抗常胜王的命令，他蹲下身子，伸手捧了

一捧水，「你喝。」他觉得自己的手在颤抖，他的目光忍不住停留在那丰满耸动的乳房上，那娇嫩的肉体抓住他的

目光，再也没法挪开。

黛绮丝想接着喝水，不过流云使失魂落魄地看着自己，也许……黛绮丝用最温柔的目光看着流云使的眼睛，「

我想洗一洗。」

流云使吓了一跳，慌乱地挪开目光，「不行，我不能解开你的绳子。」

「那么你就帮我洗吧。」黛绮丝改变了身体的姿态，坐下，上身靠在十字架上，双腿微微地张开，这些动作已

经很费力了，牵动了疼痛的地方，冷汗又冒了

出来。流云使喘着粗气，紧张，又兴奋，他死死地盯着那张开的双腿中间红肿的部位，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

如此清晰地看到一个成熟女人的阴部。

比想象中的还要美，虽然现在布满了血迹和污秽，但两块肥嫩的白肉中间那奇妙的裂缝，裂缝下端那微微张开

的红润肉涡，弥漫着一股生命延续的绮丽气息，被折磨得憔悴，就更增添了淫糜和诱惑。

「很脏，是么？」黛绮丝那柔情万种的目光一下子抓住了流云使的心，他捂住自己的裤裆，这样在女人面前失

态，使他感到羞耻。

「想要我么？」流云使实在忍不住了，他鼓足勇气凝视黛绮丝的眼睛，很认真地点头。

「那么来吧。你是个好人。」合上眼睛之前，黛绮丝微笑着，用目光鼓励着年轻的流云使……

年轻人的急切使黛绮丝产生了新鲜的感觉，本来已经开始惧怕男人接触的身体，慢慢地产生了感觉。流云使虽

然很急切，但很温柔，他甚至不敢去接触那被折磨得红肿的位置，他尽力地爱抚着，由于缺乏对女人的经验，还没

有找到幸福的门径，单单是龟头与那娇嫩的肉芽的挨蹭，已经使他满身大汗，一股热流在下体不断地翻涌着……

「耐心一点。」黛绮丝轻柔地在流云使的耳边安慰着，努力地调整身体的角度来迎合。她不是春情勃发，身体

在事隔多年之后被重新开垦就对男人产生了渴望，她知道现在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自己的肉体，要保护小昭，首先

得保护自己，而自己是这样完全地被控制了。

也许流云使是唯一的机会，他和掌火王、常胜王不是同类，或者他还有作为男人的柔情，经过接触，黛绮丝坚

定了自己的想法，一个未解风情的男孩对于给他幸福的女人的印象是深刻的，或者就是自己可利用的唯一的武器。

感到那灼热的龟头接触到自己的阴道口了，黛绮丝主动地挺动下体，放松，把男孩的龟头纳入自己的身体，流

云使的身体僵硬了，她听到他艰难的呻吟声，那声音带着一种释放的欢娱。

她连忙环过双腿勾住他的腰身，并且开始调动阴道口的小肌肉群，耐心地吮贴着，虽然阴部的疼痛几乎没法忍

耐，她尽量把自己的呻吟处理得消魂夺魄。她用自己的脚，轻柔地抚慰着流云使紧张的屁股，「舒服么？」

流云使大口地喘着粗气，被抓握的阴茎又膨胀了，这是无比快乐的接触，还有身下女人柔声的慰问，想要更激

烈的刺激，开始明白交合的目的了。

「进来吧，你真好。」受到鼓励的流云使尝试着深入……

被点燃的身体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黛绮丝咽着唾液，双腿合拢，蹭着。不能怪他，他还是一个男孩，他现在

已经很累了。

「你真好。」黛绮丝向旁边喘息着的流云使倾诉着。流云使痴痴地看着艳丽的黛绮丝，这个身体能给自己带来

无尽的幸福，她应该是自己的！

「你能救救我的女儿么？」

「她和智慧王在一起，没有落到魔鬼的手里。」黛绮丝放心了，并不是放心小昭的处境，她知道流云使已经开

始憎恨掌火王和常胜王了，是因为男人那特有的占有欲？

「他们躲起来了。」掌火王看着熄灭的灰烬和简陋的窝棚，不免有点遗憾。

「这岛就这么大，他们还能跑到天上去？」常胜王咬牙切齿地啐了一口。

昨天就应该除掉智慧王。现在已经不是明王的仆人了，这无望的生涯要延续下去，就必须除掉危险，流云使看

来是顺服的，危险就剩下了智慧王和小昭，小昭的危险很小，她是小姑娘，即便是危险也舍不得除掉，她那么美，

肯定是快乐

的源泉，智慧王是必须解决掉的，不然，就算得到援救，自己也无法面对残酷的教规。

「想到圣女那一身冰肌玉骨，我他妈的就来劲！」

「她现在不是圣女，不是教主，她应该是我们的奴隶。」常胜王阴沉地说，原来他也惦记着小昭！常胜王故意

落后了半步，以便兴致勃勃的掌火王不能看见自己怨毒的目光。

干掉智慧王之后，这个霸道的掌火王也必须除掉，说什么也不能让这野蛮肮脏的家伙碰自己心里的神女，小昭

是我的！常胜王在心里狂叫着，他尽力保持平静。

「想不到黛绮丝还真他妈的有味。」

「哈哈哈，我就是想看她哭，想到踢她那白花花的屁股，我他妈的就想干她，你看，我都硬了！」

「这里应该是我们的天下。」常胜王打定了主意之后，感到了一阵痛快，他上前拍了拍掌火王的肩膀，「除掉

智慧王之后，你想怎样就怎样！」

智慧王背着小昭在树林中快速地跑着，内心是恐惧的，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们要对自己下手了，不能选择

臣服，那样小昭就会落入可以预见的黑暗之中，就是舍却自己的性命也要维护小昭的周全。不过这岛实在是太小了，

自己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该怎么办？相信现在是远离了魔鬼，不过能躲避多久。

「要到哪里去？」小昭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安全的地方，我们现在很危险。」

「危险？」小昭对目前的处境还不怎么了解。智慧王给她很仔细地讲了一遍。

好象不怎么发烧了，神智逐渐地清醒，身体难受的感觉也减轻了很多，但虚弱，一个劲地出虚汗，不过必须振

作起来，要活下去。食物、水、还有安全，这就是生存下去的基础。这是一个理想的所在，小昭看着智慧王在长满

不认识的液果的树林中忙碌着，用石头，树木，藤蔓，沙土构筑一个五行八卦的奇变阵法，能不能抵挡魔鬼的侵犯，

现在只能靠这些自幼参习的本事了。

说实话，智慧王对这些怎么也弄不明白的布置实在很费解，同时很怀疑这些布置的防御功能，不过不忍忤逆小

昭的心思。天都黑了，掌火王越来越觉得自己肯定是迷路了，那燃烧的篝火就在不远的地方，甚至能听到小昭那甜

美的歌声，她的声音真好听，想必高潮时的呻吟会更加地迷人，可以无法到达近前去。

常胜王的恼火也一点不比掌火王的差，但是他毕竟比掌火王冷静一些，在两人第无数次地在同一个地点碰面时，

常胜王有了一个看起来明智的决定。

「这林子真他妈的古怪，天黑了，我们必须回去。」流云使爱怜地看着黛绮丝，他让她靠在自己的胸前，全身

都弥漫着满足之后的美妙和倦怠，在第三次的时候，终于彻底地体会到了鱼水之欢，自己已经是男人了，希望能够

保护她，她是自己的女人！不过流云使燃烧的火焰很快就熄灭了，自己无法和常胜王、掌火王中任何一人对敌，不

能背叛，那样会死！自己还这么年轻，还不想死去。

听到山洞外的脚步声，流云使连忙逃到一旁，穿好了衣服，继续在火堆旁制作木头的用具，他看到黛绮丝眼中

的那失望，内心被深深地刺痛。不过只能这样，能远走高飞的话，是会毫不迟疑地带你走，不过这是海岛，只有一

条不能经受海浪的小艇，不能带着你在那无望的茫茫无际中漂泊，不，决不，夜色中的海是那么的可怕，那漂泊是

那么的充满了绝望，我宁愿留下，虽然卑微，至少可以继续活下去。

「滋味怎么样？」掌火王笑嘻嘻地看着流云使。

从黛绮丝身体的变化，他知道这一整天肯定发生了什么，这生瓜蛋子是怎么

干黛绮丝的？没看见有点遗憾。流云使惊恐地躲避开掌火王的目光，内心是冰凉的，开始后悔自己禁不住诱惑，

这样会不会带来灾难？

「问你话呢。」掌火王伸手在流云使的头顶来回抚摸着。身体禁不住颤抖了起来，冷汗直冒，流云使抬起头，

需要弄明白掌火王和常胜王的态度。

「说呀！」常胜王在流云使的软肋狠狠地踢了一脚。流云使惨叫着滑到一旁，捂着肚子……

黛绮丝感到一丝失望，她同情地看着流云使在暴虐下扭曲的身体，听着那带着哭腔的男孩尖利的惨叫。

「别打了。」黛绮丝平静地说，抬头看着陶醉在殴打中的魔鬼。

「你们为什么打他？是我勾引他的。」掌火王和常胜王停下来，转过脸，清洗干净的黛绮丝的身体能刺激欲望，

她更有诱惑力。

「你勾引他？」常胜王过来，蹲下，伸手捏住黛绮丝的下颌。黛绮丝看到正在逃窜出去的流云使那惊恐目光中

的感激和深深的怨毒，这多少使黛绮丝感到高兴。接下来要忍受折磨了，不会停止的。

「是不是想男人了？」常胜王捏着黛绮丝的下颌，欣赏着颤动的嘴唇，情绪变得急噪起来，她好象很不一样，

那从骨子里辐射出来的妖媚。

「来，现在就给你！」他站起来，急切地脱掉裤子，伸手抓住黛绮丝的头发，把还没来得及勃起的阴茎贴到黛

绮丝的脸上。只好服从，那软趴趴的阴茎丑陋，有点肮脏，为了尽力减少痛苦，只有尽力地满足男人的要求，黛绮

丝张开嘴，慢慢地含着，用嘴唇梳理着，已经可以熟练地剥开包皮了，舌尖对羞涩的龟头的舔弄使常胜王痛快地呻

吟出来，他把自己的头猛地按过去，一股很怪异的味道从蓬乱的阴毛中散发出来，腥臭难闻，恶心！

软趴趴的阴茎逐渐地产生了活力，能确切地感到脉动中的膨胀，想要离开一些，但显然常胜王并不愿意，那逐

渐勃起的阴茎深入。产生了硬度之后，就象刺来的利刃，在口腔里穿插着，丝毫也不顾及黛绮丝的反应，感到龟头

顶到一个腔道了，那小口不安地蠕动着产生了吸力，一种全新的刺激，常胜王按住黛绮丝的头，痛快地喊叫。

强烈的呕吐感和嗓子眼被异物接触的不适，黛绮丝的身体抽搐起来，咳，口腔中麻木了，想用舌头把肿胀的阴

茎推出去，想用牙齿把这可恶的东西咬断，很快就打消了念头，不过实在是无法忍耐，她艰难地扭动，抬起眼，可

怜巴巴地。

这神情不但使常胜王更疯狂，旁边的掌火王也来劲了，他解开黛绮丝的绳子，把她的胳膊尽力地抬高，这样，

不但黛绮丝的身体不得不前倾，还必须抬高屁股来保持身体的平衡，多好的屁股！

他在黛绮丝的背后跪下，调整了一下身体的姿态，然后狠狠地插入，似乎忙碌了一天而毫无所获的郁闷得到了

舒解了，黛绮丝扭曲的背亮津津的，那是她的汗水，汗水使漂亮脊背的变幻散射出迷人的旖旎，他猛烈地抽插起来，

肉体的碰撞发出清脆的啪啪声，掺杂着黛绮丝痛苦的吭叽……

小昭坐在火堆旁，她怔怔地出神，神思已经回到了爱人的身边，疾病的好转并不代表舒适，那思念反而更折磨

人。火光映照下的小昭脸上明灭不定，在那不可方物的明丽中增添了无尽的凄清，那深切的哀伤让人心碎，智慧王

痴痴地看着，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回避这个女孩子身上散发出来的独特的魅力，其实她就是女神，她可以创造奇迹，

而且她美好得无与伦比。

「如果能回到陆地上，我可以陪你去找那个中国小伙子，你和他在一起才会快乐。」智慧王感到自己不能忍受

她的哀伤，虽然这哀伤是那么夺人魂魄，肯定

是欢乐更好，让她欢乐是自己现在最大的心愿，也许她的欢乐就是自己会永远地失去她，那种失去后的思念是

不是更刻骨铭心？想象着她的欢乐，或者自己也会高兴。

小昭听到智慧王的话，微微一怔，是啊，如果能回到张无忌的身边，那会多幸福啊！智慧王被小昭那瞬间展露

的笑容震慑了，刹那间神思不属了，她的欢乐是如此的灿烂。

遐想是短暂的，小昭是清醒的，她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海岛上，还随时都有危险。

「是啊，咱们首先要回到中国去。你真的不再想我回大食？」

「只要你不再哀伤，我愿意陪你到任何地方。」小昭看着智慧王那布满皱纹的脸上那虔诚得近乎狂热的痴迷，

她感到了他的真诚，他的爱，那爱来自一个自己几乎是陌生的男人，他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自己，体贴着自己。

小昭突然一阵感动，一阵震动，想依靠在这瘦骨嶙峋的男人的怀中痛哭一场，把自己的委屈倾诉，他应该是会

包容自己的疼，原来被爱同样是幸福的，她躲避开那热烈的目光，低下头，他的年纪应该可以做自己的父亲了。

父爱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小昭突然发现自己是那么地缺乏被疼爱的感受，母亲是神经质的，从自己记事起，她

就没有快乐过。她在担心什么？她就是想让还幼小的自己去完成她的使命。

为了这，自己必须刻苦地练习武艺，阅读并记忆那些自己丝毫不感兴趣的奇门遁甲，还必须承担这沉重得压的

自己喘不上气来的使命，自己的努力都是为了得到母亲的疼爱；至于父亲，小昭知道自己有过父亲，但从来没有见

过；没有朋友，小时侯就在一个海岛上忙碌着，后来来到了那很冷的昆仑山，猜忌、怨恨、防备、甚至虐待，小昭

的整个十五年的岁月是灰色的。

改变这色彩的是张无忌，小昭第一次感到自己被人呵护，而不用靠自己来挣扎，那感觉是轻松的，是美妙的，

是刻骨铭心的，她愿意为张无忌做任何事情，包括为了他而放弃自己最珍惜的情感，已经习惯了独自来忍受痛苦，

但不是自己想要的，是所有的人都要自己来忍受的。

小昭哭了，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甚至在记忆中自己就是没有哭泣过的女孩，哭出来的感觉真好，自己是一个

还那么娇嫩的女孩子，需要爱抚，需要呵护，面对一个对自己好的男人，小昭忍不住了……

这是一个倾听倾诉的夜晚，智慧王感到了无比的幸福，自己和小昭已经不再陌生，她甚至向自己敞开了尘封的

心扉，回想起她枕着自己的腿沉沉睡去的恬静，智慧王满足了，不用射精也可以得到无比的满足与幸福，她冰清玉

洁，使人无法不产生怜惜，智慧王感到自己的激动，她那么恬静，真好！

「你，你疼么？」喂黛绮丝吃完了鸟肉，流云使撕下袍子的一片，从泉眼处打来了温水，他细致地给黛绮丝擦

掉嘴角的血迹。

他们又打她了，那么疯狂地蹂躏她的身体还不够！似乎她的痛苦是他们最期待的，他们连魔鬼都不够格，是禽

兽。

「很疼。」黛绮丝凄楚地看着流云使，无力地躺在流云使弄来的柔软的长草里。

「你不是有匕首么？你刺死我吧。我受不了啦。」

「不行，你不能死！」流云使激动地，但还是拼命压低了声音。

「这样，还不如死了。」温水浸润了发涨的阴部，一阵舒适，黛绮丝忍不住一激灵，嘶嘶地吸气。

「相信我，总有一天，我能杀了魔鬼，把你解救。」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路，怎么不管怎么走都迷路！已经不能再忍受了！

流云使躲在山洞口，看到掌火王和常胜王把粗糙的木棍强行塞进黛绮丝的身体里，鲜血从肛门里顺着木棍流了

出来。这样下去，黛绮丝无疑会死掉，他们也许就是要把她折磨死！不能再畏惧了，不能再忍耐，或者就是今天，

今天就有个答案，他死死地攥住匕首的柄，还是不能战胜自己的恐惧。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叫骂着过来的掌火王和常胜王，他们在推打一个全身赤裸的女人！

小昭的心一下子收紧了，血液似乎凝固了，心疼！那女人是妈妈，她受到了怎样的虐待？差点就认不出她了，

她遍体鳞伤，她蹒跚着，她的腿中间怎么有木棍？她在流血，丰满圆润的大腿有殷红的鲜血顺着大腿的内侧流下来，

洒落在地上……

「妈！」小昭失声叫了出来，其实是多少对妈妈有些恨怨的，但看到如此凄惨的妈妈，小昭忘却了，她六神无

主了，不能看着妈妈这样！

黛绮丝听到了小昭的呼喊，她渐渐模糊的意识突然振奋了，寻找，看见了，小昭在那里，她活着！一阵森然的

寒冷使黛绮丝打了一个寒战，知道魔鬼的动机了，他们要在小昭的面前折磨自己，让小昭出来，已经看见了小昭布

置的阵法，不能让小昭再落到魔鬼的手里！

什么样的折磨也不会屈服，或者，尽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那样，小昭就不会出来了。寻找

了一下，看见流云使满脸通红地坠在最后，希望他可以读懂自己的意思，快过来给自己致命的一刀。

「小昭！妈妈的心头肉，不管怎么样，你千万不能出来！你要……」黛绮丝的话被一阵钻心的剧痛打断了，肛

门里的木棍突破了什么。

黛绮丝一头栽倒，用最大的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惨叫，小昭，不管妈妈怎么样，你也要保护自己，黛绮丝只有这

一个信念了，不能喊叫！虽然喊叫能减轻痛苦，但不能，自己的痛苦肯定会使小昭心碎，她是从来都替别人着想的

孩子，是最好的孩子，自己已经多次因为自己的自私伤害了最好的小昭，现在不能，能再好好地疼爱她，给多好！

「不行！你不能出去！」智慧王拼命地抱住小昭的腰，她才痊愈，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

「伯伯，您放开我！我不能看着妈妈……」她看见已经昏迷的黛绮丝被吊起来，吊在树叉上，她的头低垂着，

头发被汗水浸湿了，身体在疼痛中本能地痉挛着，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

「你出去救不了她，你自己也会同样地被折磨！」

「看你能坚持多久！」掌火王抓住夹在抽搐的臀瓣间、沾满了鲜血的木棍的末端，使劲地搅和。黛绮丝被剧烈

的疼痛唤醒了，几乎疯狂地扭动着，剧痛使她失禁了，掺杂着血丝的尿液稀释了流淌的鲜血，黑紫色、稀巴烂的粪

便，从肛门尚余的缝隙和着鲜血汩汩地涌出来，五脏六腑猛烈地颠覆着，剧痛中纠缠，扭曲，自己离黑暗越来越近，

嘴唇已经咬破了，还要坚持，为了小昭，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常胜王找了一根柔软的枝条，撸掉上面的树叶，在手里甩了几下，对这枝条的柔韧程度很满意，「臭娘们，我

让你硬！」枝条准确地落在黛绮丝骄傲的胸脯上，显得苍白的肌肤顿时起了一条檩子，黛绮丝还是咬紧牙关，比较

而言，乳房的抽打根本就不能算是痛苦了，反而有一阵麻痒酥酥的感觉……

常胜王耐心地抽打着，看着变得越来越红的身体，扭曲的欲望在膨胀，他兴奋地怪叫着。

「别他妈的弄死了。」常胜王制止了越来越起劲的掌火王，把那个可怕的木棍从肛门里拔出来，一股难以形容

的腥臭，一股触目惊心的血液粪便混合的粘稠

的糊糊从不能闭合的肛门口流了出来，她尽力地放松着，那开得很惊人的肉洞蠕动着，产生了一种诡异的视觉

冲击。

常胜王把手伸到那污秽不堪的下体，那糊糊滑软粘腻，带着身体的体温，他狂笑着把糊糊在黛绮丝的下体上涂

抹着，顺手抓过来抹在黛绮丝的脸上，使劲地往黛绮丝的嘴里塞。掌火王得到了启发，他把手指直接伸进黛绮丝的

肛门里，不解气，索性强行把手伸进去，大量的液体瞬间充满了那个洞穴，手，手腕全染成了黑红色的……

被撕开了，这几乎是致命的，黛绮丝不能坚持了，那剧烈的撕裂感死死地撕扯着她，凄厉的惨叫从嘴里发出了，

无法克制……

「你们放了她。」小昭的出现使在场的人全震惊了，正在癫狂的暴虐者也停下来了，她袅袅地从树林中走出来。

白衣胜雪，脸上带着晶莹的泪滴，她看起来很平静，只有嘴角微微的抽动显示她的不安，她轻蔑地看着暴虐者，她

心疼地看着被凌辱的妈妈，她不能让妈妈再受到这样的残害，她的勇气使她明艳娇媚的容颜笼罩在一种不能逼视的

威严！

她个子不高，身材也有点单薄，但人人都感到禁不住要仰头才能看清她的高洁，她飘过来，暴戾的掌火王和常

胜王几乎忘了自己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昭，小昭，你！你不能！」黛绮丝绝望了，她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嘶喊着。

「放开她！」小昭向前了一步。

掌火王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这个小姑娘怎么有这样的力量？他一阵惊惧。

常胜王首先缓过神来，他为自己刚才的怯懦而恼火，出来了就是砧板上的鱼肉，自己才是主宰者，你应该象你

那妈妈一样顺从，并且来满足主人的所有要求！

他嘿嘿地笑着，「圣女，你要我们放了黛绮丝？」小昭没有说话，她冷冷地看着常胜王，手在袖口里抓紧了那

颗珠花，珠花有一根足以刺穿脖子侧面动脉的刺，解救了母亲，就只能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能让那肮脏的手接触自

己，这圣洁的身体是爱人的，不能亵渎。

不过小昭还是轻视了常胜王的武功，只觉眼前一晃，一股刺鼻的味道已经很近了……

自己并没有落在魔鬼的手里。格斗在身边进行着，智慧王出现了，他罄尽全力保护着小昭，他很集中，同时很

幸福，自己就要达成自己对自己许下的诺言了，能为她，就算是舍却生命也在所不惜。

「快走啊！」智慧王喊着。

看到小昭和掌火王对峙着，而流云使已经守住了黛绮丝，智慧王感到一阵绝望。

「呸！」常胜王看着慢慢软倒的智慧王，在他胸前又补了一脚，「老不死的，你也迷上小姑娘了？你那玩意还

行么？」

智慧王已经彻底失去反抗的能力了，常胜王突然不想杀掉他了，自己的伟绩需要一个见证，而且，这几天来，

他越来越恨智慧王，不能让他这么轻易地死掉，要让他看看，让他也好好地品尝一下生不如死的滋味。他上前踩住

智慧王的脸，耐心地蹭着，鲜血染红了地面。

「住手！」小昭一步一步向常胜王走过来，从来没有这样地恨一个人。

「圣女，既然来了，就一起来参加这个盛宴吧！掌火王，你不是喜欢她的冰肌玉骨么？她现在就是你的了！」

最大的威胁智慧王已经在自己的脚下了，小昭一个小姑娘根本就不用在意，下面的就是掌火王了，流云使不是威胁，

那是一个没有胆量的小毛孩子，血能把他的魂吓飞，自己的计划在实现，常胜王忍不住得意地狂笑起来。

这狂笑终于把掌火王唤醒了，情欲和扭曲的暴虐欲战胜了那战栗的羞惭，他

看了看自己手上涂满的黛绮丝的粪便和鲜血，身体重新振奋起来了，他怪叫一声，向小昭猛扑过去。

「别过来！」小昭把珠花的底针顶在自己的侧颈动脉上，练过武功的都知道那是致命的。掌火王愣住了，不能

让圣女这样死！不能！

「别冲动，你要怎样？」

「放了黛绮丝和智慧王。不然，我就死！」

常胜王啐了一口，走到已经昏迷的黛绮丝的身边，从怀里抽出一把小刀，伸手就在黛绮丝的肩头割了一刀，鲜

血从翻开的，还有点发白的创口里涌了出来。

黛绮丝疼醒了，惨厉地叫出来了，那惨叫让人毛骨悚然。

「圣女，你要是能看着妈妈这样被一刀一刀地割死，你就自杀吧。」常胜王伸手扒开黛绮丝的腿，剥开黛绮丝

的阴唇，准确地找到阴蒂，轻轻地用刀尖挑开阴蒂包皮，破了，殷红的血滴下来……

「住手！」小昭绝望地喊着，自己要解救妈妈，不能让她再受这样的折磨，妈妈那痛苦的表情让她的心碎了。

「放了她，我怎样都可以！」

「哦，是真的么？」常胜王得意地笑着露出一口焦黄的牙，他收回小刀，用手指继续揉搓着黛绮丝的阴蒂，黛

绮丝战栗着。

小昭绝望地垂下手臂，把珠花扔在一旁，合上了眼睛，已经准备好了，用自己来交换妈妈的生命，或者说是减

少一些妈妈的痛苦，不甘心，但只能这样了。

掌火王愣了一下，淫笑着接近，热血在沸腾，梦想就要成真，她多美！她的肌肤在阳光下透明一般的晶莹剔透，

她就是快乐的源泉。他看见小昭那好看的眉毛皱紧了，睫毛不安地颤动着，自己身上的味道是不怎么样，不过她的

烦恼同样是那么夺人魂魄，他张开双臂……

黛绮丝短暂地清醒了，她看见自己的小昭就要被肮脏的禽兽玷污，她绝望地嘶鸣着，闭紧双眼；就是珍异、纯

净的玻璃器皿被打碎的那种片片碎裂的感觉，撕心裂肺，智慧王觉得自己的心碎了，先是裂开，爆破，分离，片片

地飘落，跌在地面，破碎成更细小的碎片，那感觉钻心地疼，他合上眼睛，准备麻木自己。

天依然那么碧蓝如洗，飞絮一般的云彩在天际翻滚、变幻；海不停息地拍抚着海滩，哗哗地永无止息。葱绿的

树在温柔的海风中摇曳，树叶沙沙地延续着生命的声音；树梢上有一窝嗷嗷待哺的小鸟啾啾地鸣叫着，等待父母带

来美味的食品，抚育它们长大，飞翔。不知名的海鸟展开黑白相间的翅膀，盘旋，巡视，瞄准，看似悠闲，它们在

猎食……

一切都依旧如常，时间还在滴答地延续，故事就是短暂的一瞬，上苍在打个哈欠之后就不再记忆。老人家看惯

了弱肉强食，看惯了阴谋诡计，什么都不希奇，他比人类麻木得多，他觉得挺好玩的。

欲望是个什么东西？当初创造这些怯懦的家伙的时候怎么忘了琢磨明白。嗨！

他们折腾吧，怎么折腾也不至于把地球给折腾完了吧？不至于有那么大的本事，当初搓泥球的时候没打算给他

们那么大的能耐。

能闻到小昭身上那淡雅的幽香了，处女的幽香，多么令人沉醉！背后沉重的一击，接着，侧颈的重击封闭了呼

吸和血流，眼前一黑，栽倒。这是怎么回事？

自己太兴奋了？爆血管？不至于吧？来不及想了，心口窝一凉，剧烈地抽搐，这是真正钻心的疼，关键是心怎

么不跳了？

掌火王最后的视线集中在身旁的常胜王那扭曲、狰狞的脸上，神采从怒张的、疑惑的、不能置信的眼睛里暗淡

下去。怎么就死了？我就是想活下去呀，活的好一点，难道是明王的惩罚？怎么不惩罚常胜王？

「死了？」常胜王使劲地扭了一下小刀，伸手拍了拍掌火王的脸，啐了一口

粘痰。

「兄弟，不能怪我，你太贪心了，不该惦记的东西，也惦记着。咱俩中只能活一个，对不住啊。」常胜王抽出

小刀，热血从心窝里喷射到脸上，烫，腥，但舒服！终于完成了，自己就是这个海岛的王！

他站起来，伸出舌头舔着脸上的血，看见流云使在一旁哆嗦得不成样子，裤子已经湿了，没出息，尿裤子。

流云使受不了那鬼魅一般凶残的目光，「别，别，别杀我！」他尖叫着玩命地跑开。

常胜王啐了一口，然后凝视着小昭的脸，他伸手把手上的血抹在小昭的脖子上，小昭剧烈地哆嗦了一下，脸上

的肌肉抽搐着，但没有躲避，剩下的就是享受自己的禁脔了。

他靠近，垂下头，侧过来，贪婪地舔着那娇嫩的脖子上的血，感受着那娇怯的颤抖，急促的心跳，美妙！他顺

势把手插进小昭的衣领，自己也禁不住颤抖着，接触那光滑柔嫩的肌肤的美妙触觉，使他亢奋地……

＊＊＊＊＊＊＊＊＊＊＊＊

「你这人简直没心没肺！」妻使劲地给了我一拳。

冷不防，我疼得直哆嗦，脑袋一下子热了，但她是我的妻。

「我怎么就没心没肺了？」

「你编的都是什么呀！还有没有天理啦！？」

「故事就得正义战胜邪恶呀？谁规定的？宝贝，冷静点。你不能这么要求别人。要不别人为什么没有你老公我

能干，却当了我的上司？」我无辜地看着妻激动的脸。

良久，她叹了口气，「还疼么？」她伸手给我揉生疼的肚子。

「下手轻点儿，不行么？我可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穷书生。」

「谁让你把故事编的那么讨厌！」妻的语气已经舒缓了，她不但给我揉肚子，还咬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最不禁

咬，一咬，我就……

「反正正义就是要战胜邪恶的！」美人计！你就管我能耐，让我不随地吐痰，不说脏话，上车要给老头老太太

让座，看见残疾人过马路要帮助，不拍老板的马屁，不给不得意的同事脸色看，不能不按时回去看望爸妈，不要被

败丧的欲望左右，等等吧，你看我什么都不顺眼，干吗要嫁给我？现在居然管起我乱七八糟的思绪了！

＊＊＊＊＊＊＊＊＊＊＊＊

最得意的时候往往就是倒霉的开始！常胜王陶醉在主宰一切的成功的时候，他忘了小昭也是一个身怀绝技的武

林高手，而且他忽略了小昭手里的珠花，他以为小昭是被他弄得起了性，而搂住他的脖子的时候，他没有在意。他

准备不把小昭的衣服扒光，只脱掉她的裤子，然后就站着从背后干。

女孩子站着的时候那里很紧，你一弄她，她就一个劲地发软，但还不能不站住，那是奇妙的感觉，一个插曲。

常胜王准备实现这个触手可及的目标的时候，脖子一凉，并没有感到怎么疼，还挺舒服，那破了的地方挺凉快的，

膨胀发烫的身体似乎找到了宣泄的地方，不过泻得有点太猛了，能听到飕飕的喷射声！怎么回事？不是一切都很好

么？

小昭的脸变了，变得那么的模糊，而且狰狞起来。

「你是卑劣的，你不配做我的仆人！」冥冥中飘来一个不真切的声音。常胜王感到自己的魂魄被一只有力的手

撕扯着，向一个无底的深渊坠落，无所凭依……【完】